

朱名叢書

小镇皇后

潘 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44.572
C1551

44.572

C1551

4P
32

后 皇 镇 小

潘 军 著

流通 3 清

安徽省文联 编

I247.5

小 镇 皇 后

潘 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安 徽 省 文 联 编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55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800

统一书号：10355·805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当代生活天旋地转。当代青年色彩斑斓。

影坛新秀为何神秘失踪？“小镇皇后”如何向世俗挑战？年轻部长何来啼笑皆非之感？文学青年怎样与父辈抗衡？山村专业户的归宿又在何处？……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谜。登台亮相的年轻人，以自己特有的故事、特有的形象，撩起面纱，袒露心灵，诉说起他们的事业、青春与爱情，诉说起他们的喜悦与悲哀、成功与失败、追求与迷罔。

序

活跃的艺术感觉

苏 中

喜作惊人之语的批评界，眼下还没有对新近崭露头角的潘军冠以新星、新秀之类的称号；他的作品，也不曾被誉为奇葩异草或开创了什么艺术新天地之类。但我在读过这本书稿时，脑里仍不时出现“后生可畏”这句话。确实，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在短短的几年里，接连向社会奉献出四部中篇小说和十八个短篇小说，这对于一个全靠业余时间爬格子的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我感到后生可畏之处，却并不只是他的勤奋，而是他的出手不凡和他那善于捕捉人心灵秘密的艺术感觉。

我没有深入研究潘军的写作过程，不太了解他的体验和感受。但从阅读他的作品中感觉到，他写作似乎并不很吃力。他能比较自如地驾驭他的表现对象：既能顺应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必要时跟着人物走；又能把握和调动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历程。故而运笔从容，行文流畅，每篇作品虽也都是精心构造，但看不出什么绳墨刀斧痕迹，显示

了当代青年作家共有的艺术准备比较充分的特点。

艺术感觉，说起来似乎很玄妙，难以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明白，但对于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确是必不可少的素质。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没有良好的艺术感觉，常常是一个作家或艺术家成败优劣的关键。有的作者生活阅历很丰富、很广阔，甚至不乏多重色彩，但由于缺少活跃的、细腻的、敏锐的艺术感觉，故难以提炼出很有艺术魅力的题材、人物、情志和意象；有的作者写作很艰苦，搜肠刮肚，苦心编织，抠字眼，找趣味，到头来仍难免疙疙瘩瘩，恐怕也和艺术感觉微弱有关。潘军写作似乎不那么吃力，我猜想可能得力于他的艺术感觉比较活跃和细腻。

倘从形象思维规律或创作心理学角度来探讨艺术感觉，那可能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但如果我们能抓住以情动人这个基本特征，在创作过程里始终掌握以情动人这个要素，那就可能容易调动和激发创作者的艺术感觉。因为在艺术中，无论是缘情、言志、明理、析义、大而至演述天下之兴亡，小而至叙谈个人之悲欢，都要借助于情，以情为网络中枢，来传达作家的人生思考。而这情，又无论是人情、世情、民情、风情、友情、恋情、真情、眷情、苦情、怨情等等，无不是人的心灵的表白。善于探测和捕捉人的心灵秘密，实在是作家凭艺术感觉来体察和感知社会生活的基本功。

潘军的阅历并不很丰富，除了童年的家乡和不幸与梦幻，就是一连串的学校生活和为时不久的机关环境。但他

善于就地取材，不去寻找异国他乡的浪漫情调，不去攀附远离身边的诗情画意，而是在自己最熟悉的生活领域里，深开掘、广采撷，从老师、父辈、同学、朋友诸色熟人身上，找到了一个又一个艺术主人公。在本书里，作者着笔最多的，是大学生和大学生出身的领导机关的秘书。我们不能说这两种人都是作者自己，但确实可以说他们是作者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来看取和感受人生的替身。象《黎明，他将启程》中的“ $\sqrt{2}$ ”、《没有人行道的大街》里当上了市长秘书的“他”、《啊！大提琴》中的凌石、《小镇皇后》中的地委机关秘书“我”以及《教授和他的儿子》中的儿子等等，他们的困惑、焦虑、期待和追求，都折射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寄托。

在作者看来，人的生活和生命的价值，人在社会和群体中的存在意义，不是他人给予的，而是由自己选择、自己铸造的。《啊！大提琴》和《黎明，他将启程》中的两个主人公的选择，虽然不无理想色彩，但那确实是当代青年中一类别有风采人物的自觉的自我铸造。那个被称为“小镇皇后”的临江总机话务员，尽管在当地长期不被理解和尊重，甚至还要受流言毁谤，但她的内心至善至美，无私无惧，直至在工作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镇上的人们才能够理解和尊重了她。这又是一种自我铸造，也同样体现着作者的寄托。

《篱笆镇》是这本书里唯一描绘农村生活情景的中篇小说。作者自称是受文学界“寻根热”冲击而写的。这里

展示了农民心理结构的变迁、历史文化积沉的背景、地域风情世态与两代(又是两类)农村强者的性格较量和智慧较量。这种较量其实也是双方各自追求自我价值的较量。老德安追求的是心理上的虚荣和满足。因为他当过官，一向被乡亲另眼相看。他不能容忍退休之后人们对他的冷落，他要把这种失落找回来，重建权威，让人们围着他旋转，以获取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理平衡。胜宝则追求社会承认他的高超的竹编技艺，用绝技唤起人们对他的存在的正视和重视。胜宝与德安本有积怨，但为着实现各自的追求目标，竟然奇异地联合在一起，又在联合中展开较量。最终他们又都在商品经济意识的启示下，精神境界有所升华。《教授和他的儿子》也有两代人价值观的较量，也有作者所期待的弥合。这弥合就是呼唤理解和尊重。人际关系的间隔，那怕只有一层薄膜阻碍，也会造成对峙、歧视或排斥。如果有了理解和尊重，就会沟通心灵，在新的思想层次上获得真情和至诚。《别梦依稀》、《教授和他的儿子》，是作者将自己胸中积沉已久的体验和思考诉诸笔端的篇章。他摆脱了故事和情节的约束，一开笔便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似乎是冷静无情地剖析着父子两代人的内心秘密，但文中却藏着作者呼唤理解的强烈感情。有一位评论者谈及潘军作品时，说他“较早地唱出了‘理解万岁’的旋律”，我是完全同意的。

这是一本有新意、有真情的书。虽然她还稚嫩，称不上巨制鸿篇；作者在美学上的追求还只是刚刚起步。他也

在较量，也在呼唤，也在铸造自己。我们有理由期待潘军更精美的作品问世。

1986年11月

目 录

序 苏 中

秋天的画外音 (1)

没有人行道的大街 (41)

啊! 大提琴 (54)

别梦依稀 (71)

小镇皇后 (85)

那米兰已经开花 (124)

黎明, 他将启程 (137)

教授和他的儿子 (152)

“如意” (167)

篱笆镇 (184)

作者自述 (255)

秋天的画外音

内参上的一则消息

W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青年演员黎小鸽，×月×日在K城拍外景时突然失踪，经多方调查至今仍无下落。黎小鸽是近年来出现的银幕新秀，因在影片《绿潮》中扮演女主角而荣获“银鹰奖”最佳女演员奖。

.....

—

我知道这件事是在下午上班的时候。当时我刚从外地改稿回来，在编辑部的走廊上，遇到编辑部主任，不等寒暄，他就凑到我耳边说了这件事。“真的？”我顿时觉得喘不过气来。主任只好把“内参”翻开……

他们都知道我与黎小鸽挺熟。一九五七年，我刚上小学，父母便双双成了右派。过了好几年，我离开了首都，去皖南的外婆家落户。外婆是县里城关小学的老教师，受

人敬重，没有什么叫人可找的麻烦。我们的小院住着五户人家。其中有县农林局黎局长家。他有两个小千金，姐姐叫小鸥，妹妹叫小鸽——我们都叫她小鸽子。我记得，小鸥和我同庚，小鸽子好象是六〇年生的。她喜欢唱歌、跳舞，常常把大伙逗得乐不可支。全院子里的人都爱抱她，给她好吃好玩的东西。外婆说，如果小鸽子落在大城市里，早就当上童星了！小鸽子长大了，飞出了县城，神奇般地登上了“星座”。那部叫作《绿潮》的影片我是看过了的，我被小鸽子塑造的形象打动了。……八一年底，我大学毕业，分到W市文联一个文学刊物编辑部工作。当时，我因发表了几篇小说而被认为是青年作家。这一年，黎小鸽也从县文工团调到W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成为专业电影演员。于是我们礼尚往来——她常给我送来内部观摩的电影票，我也不时将一些发表出来的文章送给她，出了书自然要签上名送她一册。我们也通信。大概后来彼此都很忙，加上住地相距较远，交通不便，渐渐地来往次数少了。这样通信就相应地增加了。本来，我打算这次回来去找她的，因为她曾在信上说过，想拜我为师，将来也写点什么。我给她回了信，大意是，等你成了大明星，把你的经历随便拢一拢，就是地道的畅销书了！国外的费雯丽、褒曼、山口百惠……不都是如此么？女明星的经历本身就是一块五光十色的宝石。不久，她又来信了，说：“……我想学习文学并非是为个人树碑立传。我本来就不是作为树碑立传的对象，是那些好心人要这么做。我觉得，文学可以帮

助人认识自己本来的面目……”她这番话叫我疑惑，我准备过几天就去找她认真地谈谈文学。可是，第二天我接到外省一家刊物的电函，要我去洽谈稿子修改事宜，一住就是两个月。谁料一回来就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二

我顾不上梳洗，和衣躺在床上。在我眼前总是浮现着小鸽子那双晶莹而富有表情的大眼睛。她会死吗？我蓦地感到周身发冷，还有点麻，甚至有点恐惧。

有人轻轻地敲门。

“谁？”我猛地坐起来，嗓门大得吓人。

“陈颖同志在吗？”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轻轻吁了口气，理理衣服，又拢拢头发，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女人，穿着雪花呢短外套，黑色的。不等我仔细辨认，她就说：“我是小鸽的姐姐。”

是小鸥！我们是中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毕业后，都下放当知青了。后来，她父亲升为县农工部长，搬到好房子里去住，我们见面就少了。如今都变了，要是在大街上碰到，肯定彼此都不会打招呼。我连忙请她进来。

小鸥的脸色很难看，眼睛浮肿。我给她冲了一杯可可，递到她手上。“小鸽子的事……我刚听说，这太意外了……”

“妹妹也许……不在了……”她又掩面哭泣，我的鼻子也突然发了酸。“别乱想……小鸽子怎么会呢？……”我使劲劝她，我也眼湿了。

小鸥慢慢平静下来，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叠不同颜色的软缎面笔记本，说：“这是妹妹的日记，她要交给你……”

我接过日记，“她这么信任我，你放心，我会把它保存好的。小鸽子给你的信是怎么说的，她……”

“她只说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叫家里别找她。她所有的东西都没带走，肯定是……”小鸥又抹眼泪了。

“别乱想。你爸爸不要紧吧？他没来？”我说。她母亲几年前已病故了。

“没来……”她说，“我得走了，是晚上七点一刻的火车……”

送小鸥上火车，返回宿舍，已是万家灯火了。出去两个月，屋子里充满着霉味，地也有些潮。在这个城市，我没有任何亲人。父母和退了休的外婆都在首都定居。我没有恋爱，不，应该说我现在没有恋爱。三十岁的姑娘是不值得男人研究的……还是来看看小鸥的日记吧。我拉上窗帘，把发粘的手洗净，揩干，拿出第一本日记。揭开墨绿色的软缎面，扉页上是一位电影界要人F先生的题词手迹，不知是他当时的心情过于兴奋，还是人过于老化，反正笔划颤抖得厉害，题词倒还精彩：

鸽翔千里，

鹰击苍穹。

——贺黎小鸽同志获“银鹰奖”最佳女演员奖

黎小鸽日记

×月×日(晴。天气好得不能再好)

今天，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我获得了“银鹰奖”最佳女演员奖！

授奖仪式是在W市文化宫举行的，由××主持，×××致贺词，×××、×××还有×××拍来了贺电。我偷偷看看会场，呀，座无虚席！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这么多的人，可能比我们全县城里的人还要多……

发奖开始了。《绿潮》获得了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演员奖和最佳摄影奖！这么多！怪不得一念到《绿潮》，台下就响起了响亮的掌声。在“祝酒歌”的旋律中，首先是制片主任俞茜（她是W厂的副厂长，才提的，分管演员剧团。）上台领取“最佳影片奖”。她今天穿着墨绿的平绒旗袍，头发挽成了如意髻，戴着金丝宽边的变色眼镜，神采奕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她是明星出身。从她身上，我理解了什么叫“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接着，凌然导演迈着稳健的步子上台领奖，他还是象平时那样，穿着一套年轻时就穿过的灰色毛料西装，只是换了条鲜艳的领带。从他的眼睛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兴奋。是呀，他领过多少奖，久战沙场了！轮到我了，我小心地朝台上走，两只小腿象中风似的。当F先生把奖品和获奖证书交给我的时候，台下又一次响起了掌声，真是象别人形容的那样：暴风雨般地经久不息。记者们的镁光灯闪个不停，象夏天的闪电似的。我从小就怕闪电。我连连向观众们鞠躬，差一点把获奖证书弄到了地上。刚走下台，我立即就被许许多多的观众

团团围住，他们递过来各式各样的本子，要我签名，有的还递过来手绢和衬衫，我一脸是汗……

今夜，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给家里写信，可是笔拿在手里又下不去，撕了好几张纸。还是不写吧，说不定家里已经知道了，电视台不是录了像吗？我要感谢爸爸妈妈，是他们给了我的生命，我更要感谢敬爱的凌然导演，没有他，怎么能有我的今天呢？“世有伯乐，尔后有千里马”——古人真高明。……

古人又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要谦虚、不翘尾巴，从零做起！又记。

三

黎小鸽说得不错，如果没有导演凌然，就不会有新秀黎小鸽。导演之于演员，是先生，是导师，是救世主或者上帝。关于凌然，我与他不曾有过直接的业务联系，只在文艺界诸如茶话会一类的场合下见过面。他是个年近花甲但精力充沛的人，满头灰发，白白净净，一副文弱儒生的样子，在影坛颇有号召力。他从影时间很长，工作向来一丝不苟，凡经他手出来的片子都蛮叫劲。他的确发现并扶持了不少优秀演员。据说，每次拍片，对龙套角色他也是经过精心筛选的，从不搞“照顾”。从黎小鸽的日记看，凌然无疑是她从影的启蒙先生。我准备去拜访他，谈谈小鸽子的事。

凌然住在本市区，接近环城公路的“高知楼”里。他是去年才住进去的。

他家在三楼。门上嵌有中、英文的名片。我揪了一下电铃，一会儿就听到持重的脚步声。开门的是凌然本人，他很快叫出我的名字，礼貌地请我进去，引我到客厅里造型很别致的沙发上落座。

我观察了一下客厅里的陈设，发现这儿艺术气氛并不浓。墙上仅悬一幅著名书法家的草书立轴。我感兴趣的是陈列柜里的几尊树根雕，千姿百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凌然解释道，这些树根是他从外景地采来的，自己动手加工。“现在我觉得，抽象的、写意的作品，是非常有味的。”他说，“美的空间越大，艺术的魅力也许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哦，请喝茶。”

我喝了一口，觉得茶味不浓，其实茶叶放得不少，怪。

“我以前的片子”，他继续说：“受苏联，尤其是意大利的影响，过于重视写实。时代在发展，作为表现时代的艺术形式也必须有所发展。我这几年一直在总结、摸索……”

“您是很有成效的。从《绿潮》中能看出您受到科波拉、黑泽明甚至以前被我们批判过的安东尼奥尼的感染，是这样吗？”我说。

“哦，你对电影非常有研究嘛！”他兴致一下提起来，说：“我们好好谈谈。”

我把茶杯放到茶几上，稍停顿了会，说：“凌导演，我今天来，是想请您谈谈关于黎小鸽的事。”